

鐵珊軼事



鐵珊軼事

馮玉祥



三、五、二六



「象遺生先珊鐵」



「影合生先章煥與前生先珊鐵」

序

定縣王鐵珊先生珣，居官清廉剛直，而自奉儉約，余敬佩之。民國十二年，延爲幕賓，時從講學，獲益良多。自是雖戎馬倥傯，未嘗稍離。今年夏，余在張家口舉旗抗日，時鐵珊居北平，久以強鄰侵陵喪地辱國爲恥，聞之欣然喜，卽毅然往。至則請槍赴前敵，亦足以見其年雖老而其志彌壯也。未幾病卒。家貧甚，余既賻以喪葬費，並捐資在定縣建立鐵珊圖書館，以資紀念。又爲之向國府請卹，及將其平生事蹟宣付國史立傳，然猶以爲未足也。復請谷九峯、梁式堂、鄧鑑三先生就其所見聞鐵珊之言行軼事，分條撰述，各爲一卷，而余亦以

素日所見聞者補輯一卷，都四卷，擬印三千部，分送全國各圖書館及各中學大學，以廣流傳；使今後之人，皆知鐵珊之爲人。凡此所以孝孝於鐵珊者，固在篤念吾亡友，抑亦欲藉之以覺世也。夫清廉儉樸，剛直壯勇，固美德也；然未始不可以矯僞行之。蓋人雖甯小，放僻邪侈於私室，亦能昌言正義於公庭。惟君子之行，內有所守之箴戒，而或廉或儉，或剛或勇，終身行之而無異。時或有一言一行之流露，在人視之爲軼事者，而實則誠於中而形諸外，固非矯僞者所能仿效也。觀鐵珊之自箴曰：「萬分清廉，不過小善；一念貪污，卽爲大惡。」亦可知其所守矣。然則鐵珊之位至封疆，而衣食如寒士；仕官半生，而家無擔石儲。年將七十而猶思荷戈以抗敵，其廉儉剛勇，殆爲

不敢貪污之一念蘊蓄所致耳。天下之禍，莫大於貪污；蓋貪則多欲，多欲則不剛，故其人窮而在下也。蠅營狗苟，損人而利己，及達而在上，則掊克聚斂，驕奢淫逸，病國而殃民，推而至於其極，甚至國土入於強鄰，同胞淪於異族，雖職責所在，輿論攻擊，而以其寡廉鮮恥，患得患失之心臨之，亦覲顏下氣，坐視而莫肯爲之抵抗拯救。豈惟不抗不救，有抗之救之者出，抑且摧之厄之，必使不能成功而後已。嗚乎，昔宋秦檜之於岳飛，非其明微也耶？於是知鐵珊不貪之高風，乃益足以尚矣。曾文正公有言：風俗之厚薄，奚自乎？亦由於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今者官吏之貪污，士大夫之奢靡，已極，而國勢岌岌，危於累卵。由今之道，不變今之俗，則亡國滅種之禍，將迫於眉睫。廉

儉剛勇如鐵珊者，是誠今世對症藥石矣。讀此書者，苟精神所感，奮然興起，貪夫廉而懦夫立，由是蔚然成風，吾國前途，庶幾有豸。莊子云：『其始也微，其畢也巨。』是則余刊此書之微意也歟！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馮玉祥序。

王鐵珊先生軼事百則序

定縣王公鐵珊之歿也，馮公煥章既先贈醫藥資千金，又致賻三千金，籌設鐵珊圖書館於定縣城，請中央政府賜優卹，且謀建墓碑，命余撰文。又欲哀集公生平事蹟，爲軼事百則，將刊而問諸世。余既掇鐵珊行誼，瑩瑩大者，撰碑文以復命，朋輩以馮公善漢隸，咸欲公書其碑，公諾焉。時中央政府優卹金既頒，而圖書館亦落成，所謂軼事百則者，適書就，將付刊，馮公自泰山傳語屬余爲之序。夫以公之優禮鐵珊，患難相將十餘年，既歿而用情彌厚如此，非第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蓋亦出於好賢之誠耳。是書既刊，鐵珊之生平行誼，庶幾巨

細無遺，又可供修國史者之採取焉。夫廉吏能矯天下之貪，猶之良醫善治天下之疾。太史公作史記，敍扁鵲倉公傳特詳，而曾文正公以其傷繁，致詬病。余竊以爲世以二人爲醫特精，不免展轉附會，以失其真。故史公歷述其事之詳，而有據者存諸傳，以示信，所以不厭煩賾。鐵珊廉名滿天下，容有失實之傳，卽余輩與鐵珊相處久，親見其行事，與其自道經歷也熟矣。然載筆以紀，猶不免人各異辭，亦有或非其實者，則他人之稱說，與遠道之傳聞可知矣。迨參互考證，刪其複而核其誤，然後定稿。文之工不工，非所計矣。余在泰山時，見稿得大半；適以事回北平，未獲讀馮公所紀。今喜聞是書之成，將使世之考鐵珊行事者，有所資證，以得其真也。善觀人者，卽一言之細，一

事之微，足以知其全體；况頑廉懦立，鄙寬薄敦，百世下猶有聞風興起者，則流風餘韻，足以感人者深也。然則是書之集，馮公殆有深意存焉，爰爲序。時甲戌夏四月。書於察哈爾省纂修通志館。大城梁建章。

鐵珊軼事卷一

谷鍾秀述

出嗣母舅家之酷遇

鐵珊之父晉升公，因患半身不遂，自故城訓導解職後，貧不自給。鐵珊時方七歲，其前母舅周某無子，家中遂將鐵珊出嗣。周爲養子。周性極冷酷，一日令鐵珊看守禾稼，因其從附近羣兒遊戲，或有妨看守，遂用鞭牲畜之鞭撻之，以至徧體流血。村人以周氏如此毒手，羣出干涉而後已。適鐵珊之祖母過，鐵珊因隨而返家，並爲道其梗概，家中皆憫其遇，相向而哭。遂不令出嗣。周而鐵珊復爲王氏子。俗諺：

「有錢有勢便是親」誠至言也。富者非親人亦認其爲親，貧者卽其親人亦不認之。昔蘇秦未達之時，何家人皆輕之；一旦顯貴，人皆趨附之矣。骨肉如此，親戚尤甚！故慎子曰：「家富則疎族聚，家貧則兄弟離。」此之謂也。

拾柴養親

鐵珊十四五歲時，因其父病臥在床，每日拾柴養親，以其餘隙讀書。聞鄰村范東坪先生賢，遂就學焉；然仍拾柴度日。范故里中富室，因鐵珊貧，不惟不受其束脩，且嘗資之以養親。凡范家之地，鐵珊前往拾柴時，范暗囑傭工多留若干以給之。積成堆數，范特派車送至鐵

珊家，故鐵珊每一念及，恆稱東坪先生爲恩師云。

鐵珊先生與東坪先生可稱世之兩絕：一則貧而好學，一則富而好施。微東坪無以成就鐵珊之苦志，微鐵珊又豈能表顯東坪之高風哉！世之因貧苦而墜志，與因富豪而驕人者，盍法乎此二人。

生蘿蔔充飢後之大聆教訓

鐵珊自遭前母舅之酷遇後，出嗣之議雖作罷，然終以貧故，稍長後，又寄食於母舅某氏家。聲明一面爲其作業，一面仍自己讀書，但舅氏因寄食於伊家，故役使如僕隸，而不令其讀書，鐵珊甚苦之一日，決然捨去，誓不再來；然至家後，見父病臥在床，及乏食狀況，又不忍

在家分父之食，徬徨郊外，進退維谷。適鄰村演戲，遂枵腹往視劇。劇散後，則獨宿野外，拔野蘿蔔以充飢。翌日又如是。但自忖劇散後不再演，將如何？且生蘿蔔之爲物，究不能飽，且亦無從再拔取。適遇戚誼馮某堅約至其家晚飯，鐵珊尚強稱用飯已畢。馮某觀其面有飢色，急爲之措辦飯食，並詢其因何來此。鐵珊言母舅家不能再去，寄食情形，卽請馮丈爲之別覓一童館。馮謂：「天下事焉有如此容易，一想卽來；且汝如此年輕，誰肯聘請？是不啻夢想也。爲汝計，汝宜速返某氏家，刻苦自勵，將來或有成就；否則難言之矣。天下人豈有不吃苦而能成事者耶？」鐵珊唯唯而退，生平常以此言自勵云。

讀書之穎悟

鐵珊幼時讀書，記性甚鈍，雖日讀三行書，亦艱於背誦；然至十四五歲，悟性甚超逸，爲之講解，則無不通徹，下筆作文，斐然成章，有逾成人。

養成儉樸之習慣

鐵珊年十八歲時，即在鄰村爲童蒙師，年薪僅制錢十串。二十一歲入州庠爲秀才，仍爲童蒙師，年薪僅二十串，以之養親且自給，然亦不虞不足。鐵珊常謂養成儉樸之習慣，即基於爲童蒙師之時代也。

領鄉薦後之學業大進

鐵珊中某科舉人後，就館於同郡西關王氏家。王氏時正刊幾輔叢書，所延聘多一時名士，鐵珊得交結爲師友，學業因之大進。

仙人摘豆之餘技

鐵珊行爲極方正，而談笑往往雜以詼諧，有機趣。時安翰卿先生文瀾因父喪廬墓在家中，設館授徒，就學者達數十人。鐵珊一日亦往聽講。講畢，鐵珊與諸同學談嘲雜作，並以魔術獻餘技，卽摘園中如豆大之葡萄粒，爲衆人演仙人摘豆，頗精妙。翰卿先生亦爲之解頤曰：「鐵珊多材多藝，乃如此耶！」

徒步一百五十里應蓮池月課

鐵珊就館於定州西關，而每月赴保定蓮池書院應課試。相距一百五十里，鐵珊日出後始起程，日暮前卽到達。同時有范桂萼者，家藁城，亦徒步應蓮池月課，當時諸生曾爲之語曰：「堅苦卓絕是好漢，徒步來考有王范。」范後亦成進士，入詞林。

解袍濟貧

鐵珊族叔某，不務正業，常向鐵珊借貸。有則予之，亦不計較。一年除夕，鐵珊自館所歸家，遇某於街中，又來索接濟。鐵珊曰：「吾今分文無有，如之何？」某曰：「看汝所著新綿袍如此，而謂無錢耶？」鐵珊卽解所著綿袍與之。翌晨賀新年，鐵珊著短衣，人皆稱異，詢之，始知

其故。

黑的怪

鐵珊德配夫人，山東武城人。鐵珊之父任該縣訓導時所訂。嗣以貧故，久未結婚。至鐵珊入庠後，始親往迎娶。至武城縣，正在大街步行時，旁一女郎急呼其女伴來看，遠以手指鐵珊曰：「此人何以黑的怪如是耶？」鐵珊嘗謂余平生有三怪：在重慶因不吃秦椒，旅舍人以爲怪，一也。在合肥招兵時，見有輿從甚盛，問接何人，或告之曰：「接四爺，問四爺何姓？或大聲斥之曰：此人不知四爺姓李，何怪如之？」二怪也。迎親時遭女郎之譏訕，而謚之曰：「黑的怪，」三怪也。

結婚儀式之簡單

鐵珊嘗謂余結婚時，僅僅轎夫四名：前一名兼吹喇叭，後一名兼打鼓。設筵四，而用肉不過二斤。一切開支，共索制錢二千三百文，以今洋元計之，不過五角耳。

傻大黑粗之翰林

鐵珊於光緒甲午科成進士，殿試三甲，自揣當爲即用知縣。及朝考，以小楷有法度，列一等，欽點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故多俊秀，鐵珊軀幹偉大而面黑，自忖不類，嘗自嘲曰：「焉有翰苑人才，如是之傻大。」

黑粗者耶！」及散館考試，果出爲四川慶符縣知縣，或爲之惋惜，而鐵珊頗自得云。

王青天之名頗著

鐵珊爲慶符縣令時，每下鄉問民疾苦，有爭執，卽當場判決。人民既不受胥役之勒索，又不至因纏訟而受累，頗德之。故四鄉如有爭訟，爭待至鐵珊下鄉之日面控，俄頃卽決。因是王青天之名頗著。

徒步八十里禱雨

慶符縣患旱，距縣城八十里之山中有神祠，禱之可雨。因於晨起，由

縣署徒步上山，隨從皆苦之；而鐵珊自若。曰：吾往保定蓮池書院考課時，日行一百五十里；此次爲民祈雨，僅徒步八十里，甚易易也。故邑人皆感縣官之誠懇，贊頌不置。

長生祿位牌變為有求必應

鐵珊好下鄉，爲人民決爭訟，頃刻立辦，慶符人固德之；鄰近慶符所轄各村莊人民之爭訟，亦往往取決於鐵珊。下鄉時，其德鐵珊尤甚。鐵珊去任後，慶符及鄰縣各山野中人，往往爲鐵珊立小石於屋中，書王大老爺長生祿位牌崇拜之。漸積日久，則又向之求福免禍，有求必應，殆如北平一帶之狐仙堂。繼其後任者，嘗爲鐵珊言之。謂曾

經目睹云。

憤以老拳逐擊門丁

四川藩司某，門丁爲其妻舅。凡來謁見之守令，須納門包，照常加倍。鐵珊仍照常交納，門丁面詰之。鐵珊云：「未帶來，下次再補交。」門丁怒，將鐵珊之手版擲於地上。鐵珊亦怒，遂摳衣奮其老拳，逐擊門丁，直至宅門內，有他人高呼請王大老爺而後已。

辭肥缺而不赴任

鐵珊在慶符任滿後，大府卽調其任灌縣。灌縣爲川中著名肥缺，縣

令應得年可十萬。乃鐵珊到省，謁各憲，竟辭不赴任。當時藩憲某亦深悉鐵珊之清廉，特派人說明調劑之意。鐵珊曰：「凡官吏皆爲要錢之人耶？須知尚有不要錢者在！」堅辭不赴任。後因聯軍佔京師，遂求一調查軍情之名義而北上。

特贐高孝子白雲銀八兩

鐵珊由四川北上時，便道返定州故里一視，特分川資銀八兩，親謁高孝子白雲而贐之。鐵珊曰：「吾特贈先生，以爲孝親者勸；禮雖薄，意實深也。」高曰：「吾生平不受人之錢，今日特爲君而受之。」

投筆從戎

鐵珊北上後，見京都淪於八國聯軍，慨然有投筆從戎之志。時鐵珊之胞兄——璋——方爲總兵梅東益之部屬，充哨官，因往拜焉。梅一見異之，卽留以襄助軍務。於是鐵珊匹馬短衣，常往來滄州馬廄之間。一日遇有一車兩馬客坐其中，似爲故人張化臣（卽張繼之父）。然不敢遽識，而化臣更不識匹馬短衣之軍人，卽爲故人王鐵珊。一路同行，忽前忽後，鐵珊與其從卒大聲揚言曰：「滄州有張化臣先生，其里居距此幾何？」其意故使車中人聞之，而化臣因問及已，亦遂詢名字，始知此軍人卽王鐵珊。歎獻而言曰：「君在四川爲名令，今何故如

此？」及投旅店，又遇故人楊梅橋，亦爲之驚訝不置。鐵珊爲道其故，猶再三款款曰：「不意太史公之志向高尚如此！」

自請軍前正法以儆將來

岑西林（春煊）督川之令下，聞鐵珊之賢，卽電令速返川供職，未幾岑督兩廣，亦奏調鐵珊來粵，旋任鐵珊爲廣西柳州府知府，並以鐵珊知兵，卽委以統領二千餘人勦匪。鐵珊赤足草鞋，與士卒同甘苦，故兵力雖薄，兵心甚固。後因敵兵突加五倍，衆寡過事懸殊，死傷甚重，而士兵仍無退志。卒以軍糧不給，三日無食，始行敗退。嗣因分兵援他將，土匪大起圍攻鐵珊部，而鐵珊並不敍明分兵之原因，自以

爲應得之咎；請將王瑚軍前正法，以儆將來。岑廉知其情狀，特覆電慰勞，並謂萬勿自尋短見，蓋恐其憤而自戕耳。

不爭功不諉過

鐵珊兵敗後，患病數月，幾至不起。岑西林仍信任不衰，未幾卽奏保陞廣東欽廉道，仍兼管兵符。當時郭統領人漳與鐵珊防地毗連，但有功則攘爲己有，若有過則諉諸鐵珊，鐵珊概不與之校，且行事適與郭相反，人皆稱鐵珊爲君子，而認郭爲小人。

不要辦公費仍列入交代

岑西林卸兩廣總督職後，鐵珊又被東三省總督錫良奏調，未幾即任爲吉林呼倫道。東省道員向有辦公費一項，數至鉅；鐵珊除廉俸外，所有辦公費皆以之辦公，自己不取分文，有餘則列入交代。上憲面謂鐵珊曰：「君何固執若此？」鐵珊曰：「既名之曰辦公費，不應本官自取，若必責道員要此項歸己，須奉有上憲命令，否則，祇有列入交代而已。」

道遇老農代為擔水

在東北路道任內，巡視轄境，道遇一老農，正擬擔水過橋，而橋甚高，老農難之，謂自己無此氣力，將如何？鐵珊聞之，卽下肩與代老農擔

水過橋，老農感激泣下。此事傳徧東省，徐大總統世昌曾任東三省總督，常稱道不置。

入民國後又為雄縣知縣

民國成立之三年，馮國璋為直隸都督，邀鐵珊相助，鐵珊曰：「吾才短，願降為縣令。」馮以鐵珊曾為監司大員，何故自卑如此，後知鐵珊之不欺其志，因任為雄縣知縣，政聲頗著。

禁烟大臣之空中霹靂

徐東海總統時代，曾派鐵珊為甘肅禁烟大員，所有經過各地方種

烟情形，及官吏之強迫種烟勒收苛捐情事，皆陳報中央，毫無隱飾。該地方當局惶恐萬狀，對鐵珊固不敢行賄分文，然因鐵珊之揭參，聞已費去二十萬，始寢其事。又該省人人皆知之一因圖謀富室，某財產罔殺全家——一案，莫敢誰何。鐵珊調查禁烟事畢返京，即專呈揭參此案，當時京外人士，無不稱快，號為空中霹靂云。

被閹者擯諸門外之笑話

鐵珊自甘肅查辦禁烟返京後，未幾即任京兆尹，其出入皆臨時乘坐人力車，衣服樸素，無人知其為王京兆也。一日謁前國務總理錢能訓至門，手持名刺云：「拜會錢總理。」聞者云：「王京兆就來。」

麼？」鐵珊云：「吾卽是。」閹者注目觀鐵珊之衣履，絕不似大京兆，怒而斥之曰：「汝卽是王京兆麼？不要在此地開玩笑，快請出去！」鐵珊只好退一步云：「汝看我不配見汝家主人耶？是汝家主人請我來，汝要一定不肯通知，我卽去，若汝家主人怪你，不要埋怨我。」另一僕人勸閹者云：「汝姑且爲他回稟一下，難道我家主人不認得王京兆，他能冒充到底麼？」閹者勉強向錢回說：「外來一粗人，自稱係王京兆，拜會老爺。」錢早知鐵珊將來，鵠候多時，一見則訝其來何遲也。不知鐵珊受其閹人之氣，已在門外立等多時，然而鐵珊唯唯而已，並不爲之說明原因。其能容人之處，殊令人敬服。

江蘇省長安在

鐵珊由京兆尹遷江蘇省長，抵任有期，蘇省地方官吏，隨時探聽何時南下，預備率眾歡迎。乃鐵珊於其赴蘇之前數日，密由京漢路南下，僅其隨員等，由津浦南下。卓抵浦口，地方官吏羣赴車站迎候，絕不見王省長之蹤迹。詢其隨員等，謂：「但知省長前數日已南來，計日當早到省矣，乃今尚未來，省長究胡適，余等亦不知也。」

省長破腰帶一條竟成公安局之要案

當蘇省官吏羣赴車站歡迎鐵珊之日，而鐵珊已由漢乘船來甯。抵

下關上岸時，小竊欲摸鐵珊之腰中物，先乘人擁擠之時，將鐵珊之腰帶拉開，適腰中空空，並無所得。不得已姑將此帶竊去，鐵珊上岸後，即僱一人力車，直赴省公署。闔城中始知省長早到，公安局先自責，不知省長從水道來，有失迎迓。鐵珊曰：「迎迓殊可不必，但車船上下，爲小竊縱橫出沒之區，旅客受其苦害者不知多少，即余下船上岸，亦曾被小竊所窘，不過僅失去破腰帶一條，不值兩角錢，亦不必查問也。」然公安局一聞省長甫到任，即被小竊之害，治安之責，實無旁貸，遂用全副精神，冀破此案。彷彿博浪一擊後，天下大索情形，頗爲茶餘酒後之談助焉。

因夫人支款數百元要與夫人打官司

鐵珊在江蘇省長任內，除自己應得之薪俸外，所謂應得之公費，概以之辦公；有餘仍歸公用，自己不取分文。普通習慣，辦公費本爲本官個人應得之款，辦公則可另開公賬也。鐵珊夫人因回家之故，囑賬房將其辦公費項下支數百元應用，鐵珊知之，卽用電報追還；否則將控諸法庭。譏之者以爲未免太過，實則鐵珊之一錢不苟，亦可見一斑矣。

江蘇省公署之大餐傢具

鐵珊曾爲蘇紳寫一碑文，鐵珊之意，以某紳甚正直可欽敬之故。某紳家之子弟，以省長爲書碑文，不可不表示謝意；又知鐵珊乃一介

不取者，遂定造大餐傢具數十事，上鐫「鐵珊先生用」字樣。庶鐵珊不致拒受。鐵珊曰：「拒之固不可，然受之亦不可。彼既因省長而贈此傢具，卽以作省公署用品，列入交代可也。」故至今江蘇省公署宴客大餐傢具，尚有鐵珊之大名焉。

肉字典

鐵珊自江蘇省長卸任後，卽在檢閱使馮煥章處任教讀。爲馮講易經，左傳，及說文等古籍，左右不離。有人詢鐵珊在馮處作何事，鐵珊曰：「吾乃馮先生之肉字典也。」

雞不入口

鐵珊本喜吸烟捲，擇其中最賤之雞牌而吸之。每日須五十枝以上，吸時又往往將一枝烟捲截作兩枝，吸食兩次，若不可須臾離者。自入馮軍後，因馮軍禁吸烟捲，鐵珊曰：「吾不以一人之嗜好，破其共同之禁例也。」嘗笑語人曰：「自此雞不入口矣！」又因鐵珊無論晝夜冬夏，眠臥時皆不脫衣服，而最喜看書，除與人談天外，書不離手。於是有人嘲之曰：「衣不離體，書不放手，鳥不見面，雞不入口。」所謂鳥不見面者，因鐵珊嘗著烏青布鞋，鞋之陳舊程度，必須至泥塗日積月累，不見烏青布之面，而後更換也。

惟一不二之長衣老先生

鐵珊嘗隨國民軍退至五原，自五原誓師後，而寧夏而平涼，而潼關，而汴洛，跋涉數千里，軍中皆著制服，惟鐵珊自始至終皆長衣，除鐵珊外，更無一人著長衣，故軍中指而目之曰：「穿長衣之老先生。」即王鐵珊也。嗣後自馮以下，皆稱之曰王鐵老。

相國寺小飯館爭迎主顧

鐵珊飯量甚大，在開封時，每日早晚兩餐外，必至相國寺中小飯館吃點心，以補其不足。每次不過洋一角，如有二三友人與之同食，亦不過四五角而已。但小飯館中因其爲常照顧主，一見鬚髮皓然之老翁至，則相率招呼，鐵珊頗有左右爲難之勢，甲乙飯館互相爭斥。

曰：「此我家之常照顧主也，汝安得曳之？」有時且詬詈不止，經鐵珊排解再三，始得無事云。

太原道上之四不像

馮煥章居五臺建安村時，鐵珊亦與之俱，惟鐵珊因事每月來往太原二三次以爲常。太原城門稽查過客，每次必盤詰，並細詢其官階職務，現在無官職可稱者，則從前係何官職，必須一一答復。一日鐵珊由建安來入城時，有稽查憲兵攔車盤問，鐵珊曰：「吾乃馮總司令處之教讀也。」憲兵視其容貌俊偉，且乘汽車，不似教讀先生，曰：「不像不像。」鐵珊曰：「汝既不信，吾現在實無官職。」憲兵曰：「汝

從前係何官職？」鐵珊曰：「吾乃前江蘇省長也。」憲兵視其衣服儉樸，不似曾任封疆大員者，徐應之曰：「更不像，更不像。」鐵珊曰：「如此，我乃太原道上之四不像耶！」同車人皆大笑，憲兵亦大笑，始不置問。

鐵珊軼事卷二

梁建章述

割臂醫親

鐵珊弱冠前，其太翁晉升先生病痺，久不愈；家苦貧，困於醫藥，聞人言：「父母病久醫不效者，禱於神，割自肉和藥煎而飲之，可愈。」則虔誠以禱，刀割臂肉，將投藥，家人瞥見，大驚，遂止之。

按鐵珊此舉，今人或謂其愚，然彼時科學尚未昌明，殊不足怪；而其純孝之心，自不可泯也。

貧苦力學

鐵珊幼貧，初讀書，鈍甚。若無所成者。年十四五，大開悟。太翁以孝廉官訓導，病痺，罷官歸。貧幾無以自存。鐵珊侍疾操作之餘，手不釋卷。親友譏之曰：「太翁以讀書一貧至此，奈何仍蹈覆轍而不改途？」鐵珊曰：「讀書吾家祖傳也，境雖貧，豈可至吾世而絕。」人多笑爲書癡，不顧也。年二十一入州庠，又二年中鄉試，三十成進士，入翰林院，以科第顯，人始佩其立志堅定。

旅資八文

每應鄉試，自定州至京，五百餘里，鐵珊往來皆以肩荷行李徒步行。一次出闈後，自京歸，距家尚有一日程，囊中僅餘制錢八文，則忍飢而歸，晏如也。

訪李鑑堂

李秉衡鑑堂，退居直隸完縣時，鐵珊甫中舉，徒步往訪，一見引爲知己，於學問政治，多所考證。及鐵珊在翰林院散館，放四川知縣。或曰：「李鑑堂巡撫山東，君故知也，胡不指請山東？」鐵珊笑而不答，蓋不欲倚故人以求進耳。

敗有餘功

岑公春煊（西林）督兩廣時，奏以鐵珊隨，使募練新軍，爲之統領。未及三月，廣西悍匪降而復叛，勢洶洶，岑命鐵珊率隊往剿，所部二千餘人耳，而匪衆數倍，鐵珊力言新兵練未久，不可用。岑曰：「第往，無須戰，違爲他軍聲援足矣。」且命兼署柳州府知府。至則與匪相持相鬥，逼匪至三防地。會大疫，鐵珊病，莫能興，又以其統兵多出援他軍，爲匪所乘，軍遂大潰，以此落職。繼之滅此匪者爲龍濟光，龍則曰：「非王統領逼匪至此，余焉能滅匪如此之速，余成功實僥倖耳。」

罷職剿匪

鐵珊應東三省總督錫公良招，任吉林東北路道，辛亥辭職，已交卸

鬻匪大至，擄密山府知府某。鐵珊謂其後任某曰：「茲事恐君未易了，吾當助君了之。」後任曰：「君已卸責，奈何累君？」鐵珊曰：「吾尚未離茲土，故應分責。」遂率隊往，匪聞多逸，餘盡降。曰：「早知公采，絕不爲此。」遂赦其知府出，以此東人極稱其德。

按今之爲官府者，在任之時，尚不能盡責，況已交卸後耶？而鐵珊爲人，最負責任，爲人民服務，則雖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故當後任者難於勝任之事，遂毅然自負。諸如此類，皆非常人之所能爲者也。

築壩防城

東北路道署設三姓地瀕江，每歲漲發，則淹沒城郭。鐵珊爲築石壩，以遏水，壩未成而水大至，不沒者一二寸。鐵珊督工力防，立壩上三晝夜，壩成而水退，以此無害，東人頌之。

冒雨赴晉

鐵珊體健，耐艱苦。馮煥章將軍自華陰應閭公百川招，渡河赴晉，時鐵珊以事滯開封，及聞訊，則由陸路赴晉。催驛車，途遇大雨，車覆而壞，捨車步行數十里，跋涉萬艱，雨傾淋漓，衣履盡濕如漬。時鐵珊年已六十餘矣，而處之夷然。

滅頂之謔

馮將軍初至晉，居晉祠。祠在省城西，相距四十餘里，中隔河水及勝而流急，渡者皆以人背負。鐵珊體巨而胖，初渡，恐負者不勝，則坐人力車，以四人推挽夾輔而過。中流車覆，鐵珊跌入水，再起再仆，久之，爲人扶至岸，以六十餘歲之人，未嘗蹙眉。余聞而往視之，鐵珊曰：「來何早？」余曰：「聞君濯足萬里流，來致賀耳。」鐵珊曰：「可弔也，又何賀乎？豈第濯足，直減頂矣！然吾仍健在，當受君賀！」

兼人之肉

鐵珊健飯，而有肉量。在馮將軍幕，每宴客，特爲之多備肉，或並他人所餘者而亦食之。一日既飽，捫腹曰：「吾今可與聖門高弟相抗。」

余曰：「何故？」鐵珊曰：「子路有兼人之勇，我則兼人之肉。」

溺壺笑柄

鐵珊貌端重而性喜詼諧，應辯敏捷。從馮將軍居太原時，有一四十歲許之丈夫相隨，晨起，恆爲鐵珊傾溺壺。衆疑爲僕，既而詢之，則舊屬營長也。衆竊議之，謂不應以此佞長官，而長官亦不應以此役屬下。鐵珊聞之，對衆曰：「公等怪其爲吾傾溺壺乎？吾與彼分有上下，而誼則朋友，吾亦常爲彼傾溺壺。」言畢，回顧其人曰：「君謂然否？」其人大笑，衆亦大笑，一時疑團爲之冰釋。

賴有此耳

吾與谷九峯，鐵珊係同學，渠二人每見則互相嘲諷以求勝。在太原時，二人對坐，鐵珊自襟下取一箋致余曰：「九峯頃以詩贈我，恐其罵我也，尚未敢受，君試爲我解之。」余故爲曲解，以激其怒，鐵珊拍案怒曰：「果不出吾所料。」而九峯詩有句云：「捫蝨高談王景略。」余曰：「此譏君多蝨也。」鐵珊轉怒爲笑，曰：「賴有此耳，此尚可恕，吾眠久不脫衣，又不喜浴，故多蝨，然以吾擬王猛，吾足自豪矣！」

黨字尚黑

鐵珊面黑，恆自惡之。居太原傅公祠，吾二人同住一室。一日，鐵珊有所不快於政象，晨起對案食。鐵珊曰：「自古成黨，無不黑暗者，故其

字作尚黑。」余戲之曰：「此不可一筆抹煞，古人以五百家爲黨，豈盡擇其黑暗者，俾聚族而居乎？且孔子嘗曰：『吾黨之小子』。如君所說，孔門弟子，必皆面目黧黑如尊乾矣。」鐵珊大笑曰：「惡作劇，幾令吾噴飯！」

讀史致語

居傅公祠，余與鐵珊對榻眠。鐵珊喜夜讀，恆過夜半。一日讀史至賈似道，惡其爲人，疲極，投書而欲睡，見余睡方酣，故意呼余醒曰：「吾今讀史有心得，何以史書所載賈姓無好人？」余曰：「前漢賈誼之爲人何如？」鐵珊瞿然曰：「好人好人，吾竟忘之。」言畢引被蒙頭。

而新聲作矣。

千里一曲

鐵珊喜儕於庸衆中談故事，雜以穢詞，以博衆歡；或病之，余曰：「晉周顛官至僕射，與親友談，每雜穢謔，不知檢節；人或譏之，顛曰：『吾如長江萬里，能不千里一曲耶？』鐵珊殆亦千里一曲者乎！」

建章與鐵珊雖同學，然晤面久談時頗少。一官奔走，三十餘年，晚乃相會於馮將軍之幕下，皆冉冉老矣。至晉之五台建安村中，同居將及一年，而谷九峯亦在焉；三人皆同學，無所拘束，晨夕恣談，極平生之樂。鐵珊歿，余輓之云：「孫叔清廉，來者疇繼。建安談笑，

不可復聞。一每一念此，未嘗不黯然破涕也。馮將軍欲輯鐵珊軼事百則，刊以行世，恐不足其數也。余隨筆書此備採擇。後數則，於當時談笑，述十一於千百，以誌感焉。

鐵珊軼事卷三

鄧長耀述

吃糠粃

鐵珊幼時，家貧，又值歲饑，因以糠粃爲食。久之肌體消瘦，幾不能支。鐵珊懼太夫人憂，每食未嘗有難色。鐵珊幼小時，卽備嘗辛苦艱難，故其長也，始終能刻苦自勵。而其幼時卽知孝親，大爲常人所不及。此鐵珊之所以令人欽佩也。

山東就食

鐵珊之太翁，以舉人任山東武城縣教諭，其祖母攜鐵珊之任所，以資就食，自是乃免飢餓。

不恥短衣

昔之私塾，凡學生皆衣長衣。鐵珊家貧不能置，每衣短衣入學，同學者多嗤笑之。鐵珊則自若也。貧非可恥，而勤儉殊可風也。今之學子，驕奢淫侈，著綢緞綾羅，尚以爲不足，必西裝革履而後已，皆宜以鐵珊爲模範也。

初作制藝便驚人

清代以八股文取士，其文極難作。尋常人初學，先作破題、承題、起講，至少亦需一二年工夫，方能作半；再進乃作全篇。鐵珊讀制藝，不滿二十篇，即開筆作文，第一次竟作全篇；且立言皆中肯綮，其師及同學皆不信其出自彼手。及下次命題，其師友均監視之，而鐵珊略爲思索，操筆立就；竟體通暢，詞達理舉，自是師友皆刮目相待矣。

「傻小子能做文章」

鐵珊初作制藝，便佳。一日，其太翁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爲命題，使作一文。鐵珊提筆成篇，洋洋灑灑，暢所欲言。太翁閱之，大圈特圈，未易一字；並且喜曰：「傻小子能做文章！」見人輒道及之。

採芹如拾芥

鐵珊年二十一歲時，應州試皆列前三名，及院試以第一補博士弟子。是年其師范東坪先生曾批其文曰：「採芹如拾芥。」蓋極言入學之易也。

十八吊

鐵珊幼年設館授徒，僅小學生數人，東家除供饌外，一年脩金，只制錢十八吊。同學有戲之者，呼曰：「十八吊。」鐵珊一笑置之。

一帆風順

鐵珊年二十一入泮，二十三領鄉薦，三十入翰苑，親友及同學皆曰：「一帆風順。」言其上達之易也。

甘旨養志

鐵珊之太翁，每逢盛饌，必問多否。鐵珊知其意，則告之家人，特多備之。滿碗滿盤以進。太翁則分給某孫若干，某女孫若干，以爲樂。曾子養志之道，鐵珊得之矣。

侍父痺病十年如一日

鐵珊之太翁病痺十年，飲食起居，大小便溺，動輒需人。鐵珊侍奉湯

藥未嘗廢離，其便溺之器，且躬親洗滌，十年如一日。故其太翁雖病久，而未覺其苦。嘗曰：「吾兒真孝子也！」語云：「久病床前無孝子。」而鐵珊以十年盡孝不倦，亦可打破俗語矣。

十里之外不就館

鐵珊年二十三歲，領鄉薦，定館者脩金漸豐，因其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故也。鄰村富家有子弟者，爭聘請之，鐵珊則對薦館者曰：「在十里地以內則可，遠則不敢就。」蓋因朝夕可回家，以便侍奉其父病也。其孝親之志，時刻未忘。

苦讀冷學

鐵珊讀書，每發憤忘食。卽其寫大卷紙，費力亦不少。某年冬寫字，手指已凍僵，仍不輟筆，其用工之苦可知矣。所謂「好學不倦」殆斯之謂歟！

精研漢學

鐵珊深研小學，而於許氏說文一書，尤有心得。其五百四十部首皆能背誦，能默寫，如數字珍。凡從學者無不心悅誠服。

徒步赴任

四川慶符縣，距成都甚遠，在前清時，交通尤不便。鐵珊初任該縣知

縣時，由省赴任，只用隨從一人，主僕徒步而行，半肩行李，半肩書；且與其僕交互擔負，關山跋涉，辛苦備嘗，無人識其爲上任官者。蓋鐵珊無論位至何階級，終無官僚舊習，可謂平民化之先導。

不掏門包

前清時，凡縣官上長官衙門，門房有門包惡習，名爲二、四、六、八——卽銀二兩、四兩、六兩、八兩也。交門包後，方准見長官之面。鐵珊任慶符縣知縣時，到省先謁知府，門包未交，候有五點鐘之久，總不得見；因面責門房，門房不受，遂至口角；知府聞知，當卽傳見。不掏門包而見長官，當時傳爲創舉。

不要百姓一文錢

鐵珊每治一縣，到任卽出告示，豁免一切陋規。凡縣衙科房，無不叫苦。其士紳贈詩有云：「使君廉介勝劉寵，不向民間選一錢。」

聞號息燈

鐵珊任統領時，對于號音未之學也。一日夜間方辦公，忽聞號音，問左右曰：「吹號何爲？」對曰：「息燈號也。」當卽將燈吹滅。左右曰：「雖爲息燈號，不息亦可。」鐵珊曰：「軍中號令極嚴，要切實行之，統領不遵號令，何以令下耶？」

迎養舅氏

鐵珊爲豫軍統領時，遣人至定州原籍迎前母舅氏周某到任所居住，一見卽向之行一跪三叩首禮，並三呼給舅父叩頭。舅氏大喜，以手曳之起，自是食同桌，寢抵足。有人戲之曰：「先生忘鞭背之痛乎？」鐵珊變色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

鐵珊以爲長者雖無理，而爲幼者不可效之。故其舅氏周某雖曾酷待之，而鐵珊終以長者事之，決無怠意。況俗言：「怨仇宜解不宜結。」鐵珊爲人，涵養最深，卽常人對之非理，亦報之和善，况其長輩乎？

有口皆碑

鐵珊任三姓兵備道時，到任即提倡修路，以便交通；又創立森林保護法，所有對於地方政治措施，均井井有條。至今該地人民猶有口皆碑也。

西瓜與人民共之

鐵珊在兵備道時，自種西瓜十餘畝，公餘之暇，親自灌溉；及瓜熟，人民知爲道台自種者，相率摘而食之，皆歡呼曰：「我們道台種的西瓜，可隨便吃。」鐵珊見之，笑容可掬也。

鐵珊既未高唱革命，亦未粘貼標語，而處處與人民共甘苦，不知愧煞多少口頭革命的人們！

中國可以不革命

章太炎先生等數人，曾往東三省視察各處行政，及抵三姓，見鐵珊政績卓著，風化循良，爲東三省之冠。章太炎曰：「各地官吏政治使，皆如王道台之所爲，持身廉潔，毫不貪污，則中國可以不革命矣！」

豈有此理

民國二年，直隸都督馮國璋既勉從鐵珊之志，委爲雄縣知事，鐵珊

照例進謁各長官，及見警察廳長楊以德，楊厲聲曰：「豈有此理，定州有一翰林王瑚，爾是直隸人，又是定州人，寧不知耶？何爲與之同姓名，豈有此理！」鐵珊徐答曰：「定州祇一王瑚，並無第二人。」楊改容曰：「汝是鐵哥耶？」對曰：「是，草字鐵珊。」楊曰：「如此則太屈尊矣。」鐵珊莞爾曰：「願與地方作事，官之大小，在所不計也。」按現在以貌取人者，不知凡幾，豈止一楊以德已哉！

遊學訪案

鐵珊爲縣令時，遇有疑難案件發生，每化裝作一遊學者，前往暗中探訪，得其真情，據理判斷，民皆服爲神明。其隨時隨地皆爲民間解

除苦惱之精神，實令人敬佩也。

十六字的格言

鐵珊爲縣令時，遇有縣中大鎮集市之日，則親往講演，並用白布數尺，上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懸于牆上，爲之分晰講解。環而聽者數百人，鐵珊大聲言曰：「忘八二字，不是自己之妻有外遇，罵爲忘八；是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忘却，乃真忘八也。」聞者笑不可仰。其教人孝弟所常用之格言，爲「非禽非獸，當孝當弟，不孝不弟，禽獸何異！」十六字云。

按今人只知於斗室中空發議論，或高唱口號，而不能力行者甚

多能如鐵珊之不辭辛苦，以身作則者幾無。是鐵珊真不愧爲言行一致之偉大政治家也。

教人先要慈愛

鐵珊講演，既以孝悌教子弟，且以慈愛責父兄。其言曰：「爲父者皆責子孝，爲兄者皆責弟恭；不知父要子孝，必先要慈，兄要弟恭，必先要友。且卽子或不孝，父亦不可不慈；弟或不恭，兄亦不可不友。蓋父兄爲子弟主，當爲子弟之模範，不可徒責子弟也。」聞者皆爲警惕。按凡事應以身作則，所謂責人先責己，如自身一切行爲均正，則子弟皆能模倣之。是可謂明忠恕之道矣。

勸人讀書

鐵珊每遇人之子弟，則勸之讀書。爲縣令時亦然。其言曰：「讀書之家，不可輕棄書本，子孫肯讀書，不祇是顯親揚名，自己享用，亦是分內事。蓋讀書明理，鄉黨鄰里無不尊重，時乎時乎不再來！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晚矣。」

萬分廉潔

鐵珊性節儉，廉介自矢，取與之間，絲毫不苟。自書座右銘曰：「萬分廉潔，只是小善；半點貪污，便爲大惡。」某年，因家中饗殮維艱，其公

子竊議其服官之過於清廉，鐵珊聞之，面斥之曰：「爾非王瑚之子也！」

按廉爲美德，多少官吏打不破一「貪」字。

代師鳴冤

定州某，善武術，備於西關富室王家；同時鐵珊亦在其家教讀，因於課餘，從某學其技。後某在家，爲快槍事，受翟城村巨室米某之重罰，頗冤，但惕於米某之勢力，不敢較也。後聞鐵珊返里，並爲西關王家點主，往訴之，鐵珊既得其情，爲之函縣令謝學霖請平其冤，於是某乃得直焉。

爲鐵珊教武術，而鐵珊卽爲之洗寃宜也。然今世之有寃無處伸者，不知凡幾，何得皆遇鐵珊而爲之一伸也。

可欺以其方

鐵珊性勤儉，而取人亦以能勤儉者爲準。民國某年，鐵珊爲原籍定州西關王氏點主，因其幼所從習拳術之師某有寃，函定州知事謝某白之。王家事畢，謝某接鐵珊至署中，加意款待，是爲相識之始；未幾謝某罷職，居北京，知鐵珊亦居北京，並知其素尚勤儉也。時衣布衣往謁之，而每往時必乘人力車，至距鐵珊寓所半里許，下車步行，及相見，則頭上汗涔涔然，而鞋襪上之塵土亦滿。鐵珊訝而問之，則

曰：「步行來也。」於是鐵珊心識其勤儉，而不知其詐也。民國九年，鐵珊任京兆尹命下，謝某往賀，遂以爲政務廳長。鐵珊用人，向避親戚同鄉，謝某既爲廳長，則大薦其戚友，故京兆署內外要職，多半爲其黨羽。其後鐵珊調任江蘇省長，謝某隨往，仍爲政務廳長，其所爲一如在京兆時，且日久而膽愈大，竟私用鐵珊名義，電薦其弟於某省當局，及覆電，誤送鐵珊，鐵珊閱之，甚驚異，曰：「吾未向彼薦人也。」謝某聞之，急至鐵珊前，謝過曰：「是吾所爲，但因事忙，尚未稟明耳。」自是鐵珊始知謝某之詐，然某之官囊，已大告充盈矣。孟子云：「君子可欺以其方。」鐵珊以言行取人之失，賢者蓋亦難免焉。

父子大舜瞽瞍之喻

自由結婚，本爲東西各國所通行；但亦限於一夫一妻耳，從未有敢明目張膽納妾者。惟吾國自自由戀愛之說興，一般縱欲之人，多棄其髮妻而在外騙誘少年婦女以行重婚；民國二十年來，如此者比比皆是也。鐵珊之長子，亦染此風，故雖家已有妻，某年在天津又戀愛一女，雙棲雙飛，且成夫婦，鐵珊未之知也。一日，其子偕新婦至家，跪於鐵珊前，並指其新婦而稟告曰：「此婦乃兒在津所娶，不告而娶，固罪也；但大舜昔曾行之。」言未畢，鐵珊怒罵曰：「爾爲大舜，然則吾爲瞽瞍耶！」因尋物欲毆之，其子偕婦急逃去。

鐵珊軼事卷四

馮玉祥補述

劾倪嗣冲

清季徐世昌總督東三省時辦軍墾選軍中之官兵年老者每人給予三月餉令往黑龍江開墾地房器具均由官給而以倪嗣冲董其事。及買耕犁等器嗣冲吞款萬餘金清廷聞之命鐵珊查辦當時政治腐敗侵吞賄賂官場習以爲常鐵珊獨廉直自持至東省後本其鐵面無私之精神認真澈查盡得其舞弊狀嚴劾之於是倪之劣迹大露而鐵珊剛直之名亦震一時。

查辦交通系亦名五路案之認真

梁士詒長交通部時，所有京漢、京奉、京綏、津浦及滬寧鐵路之職員，多半爲其黨羽，故人稱之爲交通系。當時五路收入甚豐，梁氏及其黨羽，侵吞中飽，穢聲四播；於是五路參案之發生。時鐵珊爲肅政史，袁世凱以其素有剛直名，命之查辦。鐵珊認真查覆，毫無隱飾，人心大爲稱快。

彈劾馮汝驥

民國二三年間，山東泰安縣知事馮汝驥，貪鄙無恥，人民苦之。鐵珊

爲肅政史，既得其狀，嚴劾之。馮遂以此褫職。及去，人民集資爲馮汝驥鑄鐵像，使跪於包公祠前，而感念鐵珊不置也。

作戰精神

民國十六年，國民軍出潼關時，鐵珊謂余曰：「張作霖出身鬍匪，而官至封疆，手握重兵，乃多行不義，是真所謂軍閥也。今國民軍討之，爲國除害，吾甚贊成。假使前敵某處緊急時，請總司令使吾立於其處，而對官兵指之曰：『此不畏死而立於敵前，鬚髮皆白之老人，乃王瑚也。』吾意官兵見之，其勇氣必增，則於戰事不無裨益。」及至十九年之役，鐵珊時患糖尿症，就醫於開封軍醫院，一日立於院中，

而敵方之飛機數架來，盤旋於其頭上，有人請其入室，拒之。後被人曳之行，南入門，而一彈適落于鐵珊所立之地，轟聲如雷，玻璃窗多爲震碎，鐵珊則自若也。其勇敢類如此。語云：「老當益壯，」加諸鐵珊，實無愧也。

贊助革命

民國十五年，鐵珊爲包寧鐵路督辦，其經費除辦公外，尚餘萬餘元。及余任國民聯軍總司令，在五原誓師，當時軍費無着，鐵珊則悉將餘款交余，以助北伐之用。余知鐵珊家貧，恐其老幼衣食無資，則遣人以二千元送其家，旋接鐵珊夫人之信，謂「承遣使以鉅款相贈，

盛意至感，但寒舍一家，皆能以兩手之力得衣食，決不至凍餒；今大軍北伐，需用浩繁，卽請以贈款作軍費可也。嗣後革命成功，則所依賴者正多。」等語。有其夫必有其妻，信然。鐵珊之贊助革命類如此。

抗日精神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鐵珊極爲憤慨。民國二十二年夏，余在張家口通電抗日，鐵珊聞悉，欣然往就。臨行，其婿燕樹棠在北平西直門車站苦勸之歸，終不允。既至，謂余曰：「公有手槍二，與吾一，吾當赴前敵與日人一拚也！」

留心人才

國以賢興，事以人治，故古今愛國者，無不留心人才。如李白之於郭子儀，左忠毅公之於史可法，其最著者也。鐵珊居官既清廉剛直，而於時人之賢否，尤爲留意。其居恆常稱朱子橋、薩鎮冰爲國家之人，才並贊不絕口。

好談之故事

鐵珊喜說故事，其最常談者爲一名伶。伶天津人，姓高，忘其名。民國八年由營口往長春，於南滿之日本火車上，遇一初次外出智識甚少之鄉婦，攜一幼兒，其兒適便溺，婦乃以手握糞，由窗間向外拋擲，蓋不知火車之窗爲玻璃也。於是糞悉黏窗上，日人見之，怒甚，卽握

婦頭在窗上往來磨擦。高伶憤，以手中拭之，而日人遷怒於高，責爲多事。高伶衛國衛族心熱，益憤不可遏，遂將該日人用力由窗中拋出。後來者二人亦拋之，其他日人大噪。及車至長春，由商人從中調解，送中國官廳審理。當開庭時，聚而觀者約萬人，及案結，判處徒刑十二年。而旁觀之人均義之，不約而皆贈高伶以衣食錢項等物。未一日竟積至數屋，監獄官特爲存儲之。高伶對衆則怡然曰：「由中國官廳法辦，死且甘心。何況未死耶！」

夫高某一優伶耳，見外人欺我同胞，則奮不顧身以救之，且死亦甘心。今滿洲熱河爲日人強奪以去，而同胞之淪於異族者數千萬計。有軍政之責者，竟覩顏忍心而不之救，甚且與敵人交歡，其

視高伶爲何如耶！

不忘師恩

鐵珊與人閒談，常稱其師范先生待己厚，曰：「吾師教吾讀書，不惟不索束脩，且常贈吾米以養家，與吾錢使醫父病。又一日有賣文具者來，吾師買筆四，佳者次者各二，以其佳者贈吾，而以其次者予其子。吾不敢受，且問其故，則曰：「汝家老少數口尚待汝一人養，吾贈汝佳者使汝字速習好，以便養家也。」鐵珊言至此，淚如雨下。嗣後其師之孫，肄業北京大學，鐵珊資助之者甚多，蓋以報其師恩也。

鐵珊爲宰川中官聲籍甚。四川鉅紳某甚慕其爲人，臨死謂其子曰：「吾死後，若能請王鐵珊先生爲吾作墓誌，則於願足矣。」及某紳死，時鐵珊已去蜀而居北京，其子卽挾重金，不遠數千里而來，求人介紹而至鐵珊家，以致其意，並以銀洋八百元爲謝。鐵珊曰：「吾昔爲翰林，已苦寫字久矣，誓不爲人作墓誌或書丹也。」堅却之。翌日，友人宴鐵珊，實則某紳之子所爲也。席間某紳之子至，卽向鐵珊叩首，又致前意而哀求之，鐵珊答如前。又請僅書姓名兩字，卽以銀洋二百二十元爲謝，鐵珊終不允。其後有友謂鐵珊曰：「某之遠道而來，卑禮厚幣，爲其父求墓誌，亦盡孝耳，其心殊可嘉也。君嘗以孝教人，似宜有以成之。何拒之甚耶？」鐵珊曰：「如是，吾姑勉爲之。」於

是將某紳之墓誌作成，並書就以付其子，其二百二十元則仍不受也。余聞之，曾以二百二爲題而詠其事曰：

「鐵老六十九，清風仍兩袖；

翰林及第後，文章不談久。

亦嘗有人求，皆是被辭走。

蜀中某鉅紳，誌墓欲不朽。

先辭不作文，又請將名鏤。

大洋二百二，書名二字夠。

實已無法推，一揮墓誌就。

原金全璧還，甘心把窮受。

清白只一人，是我好師友，
萬事皆謹慎，恐遺萬世臭。
民國羨多金，碩果實鮮有。
救國事多端，廉潔實爲首。
此老真人範，希其壽百九。
我願後學者，臨財萬毋苟。」

二二、四、二、一六、

誤碎澡塘茶碗之受窘

畏貴侮賤，敬富欺貧，中國之飯館澡塘，大概如是；南京某澡塘尤甚。

鐵珊任江蘇省長時，某日微行出署，未帶僕從。偶至南京某澡塘洗澡，脫衣時，誤將桌上之茶碗墜地碎之，茶房見鐵珊衣服樸素，狀似鄉人，且係北方口音，大肆咆哮。鐵珊曰：「碎一茶碗，價值幾何，由余賠償可也，何怒爲？」茶房則故高其價以難之，非三四元不可。鐵珊知其不可理喻也，因謂之曰：「汝所索價亦可，惜余所帶之錢不足，但有一友在南京，可借彼錢以償汝，貴號電話可借我一用乎？」茶房允之。鐵珊卽用電話召警察廳長至，至則告以故，而澡塘掌櫃始知此衣服樸素之老者，乃省長也，叩頭謝罪，但鐵珊卒以相當之價償之而去。

喜睡熱炕

鐵珊因患臂痛，解江蘇省長職；及家居，築一火炕，寢於其上以療其疾。且在炕上設桌一，置書其上，終日讀之，不下炕者凡一年。昔董仲舒下帷讀書，三年目不窺園，鐵珊之勤學殆似之。

吃豆腐

鐵珊性清廉，雖官至封疆，而儉樸如故，未嘗染官僚習氣。故衣則大布，食則米飯，外佐以青菜，簡陋異常。且嘗蹲地吃豆腐，恆言一生有豆腐吃則足矣。昔清朝湯文正官至督撫，每飯之菜，僅豆腐一盤，故人稱之爲豆腐湯，鐵珊頗似之。

吃麵條

鐵珊飯不擇食，食不擇味，亦不問食器之良否。性喜食麵條，遇便飽餐一頓，鹹菜一碟即足，謂較山珍海味尤可口云。

吃紅燒

紅燒者，即北京所賣之烤白薯也。鐵珊對於飲食，極不講究，有時在集鎮街上，遇有賣紅燒者，即買而食之，且必飽焉，以爲一餐。

王道大行路不拾遺

劉治洲述

東北多匪，吉林尤甚。馬賊出沒無常，交通時爲梗塞。鐵珊先生奉調吉林東北道後，兼任巡緝統領。慮兵匪勾通，常午夜親自出巡，遇盜

輒曉以大義。盜無不革面洗心，遂賣刀買牛，化爲良民；他盜聞之，亦皆遠遁，境內卽告肅清。時人爲之語曰：「王道大行，路不拾遺。」蓋以道尹以德化民，而又姓王也。

冒暑查災為民請命

民國十七年，西北大旱，三年未雨，斗穀萬錢，民不堪命。其時馮公任行政院副院長，大聲疾呼，倡議辦賑，除成立賑災委員會，向國內外募款外，又請政府派大員往災區視察。鐵珊先生奉派往晉。至運城，則省政府派汽車來接。先生辭曰：「我來爲查災，非親到各縣各鄉不可；若乘汽車，祇能到交通便利之處，何以對邊鄙區域之災民？」

遂乘人力，冒暑廿餘日，竟將各地災情實況，完全報告中央，爲民請命，始終未與當局晤面。以視官僚式之大員，假名查災，流連風景，賑款未發分文，招待已逾萬者，聞先生之風，能不愧死哉。

塞垣之話

二十二年一月，夢賓赴張垣謁馮公。聞鐵珊先生在馮公處養病，旋即往視之。見其形神支離，心竊以爲不吉。惟志氣猶昂，昂不稍衰。談次，忽慨然曰：「余年已古稀，死無恨。惟默察局勢，恐北京已不可保。屆時腥膻徧地，無死所矣。故來馮公處。馮公所在，必能庇我疆域，使爲乾淨土。余死，目瞑也。」賓力慰之，然竊欽其志。嗣賓遠行歸，則鐵

曰：珊先生已作古。因就其獨與賓談者，及泰安六賢祠事，爲聯挽之。聯

「岱麓六賢祠，今弱一個。」

塞垣半夕話，自足千秋。」

今日追述此事，猶爲泫然也。

二十三年三月十六日熊夢賓記於泰山。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鐵 珊 軼 事

全 一 冊

實價銀 **●●●●●**

外埠酌加寄費

經售處

新 亞 書 店

上海四馬路二六〇號